

深读



编者按

没有哪所大学的校长像周其凤一样受到这么多的舆论关注和非议。他和领导合影,有人说他笑得“谄媚”;他给母亲祝寿,有人说他行孝“作秀”;他批评美国教育一塌糊涂,又招来一片骂声。任上的他甚少对外界的评价做出回应,今年3月卸任北大校长后,他悄然消失在公众视野中。卸任后的周其凤在干嘛?他是个怎样的人?他对外界的质疑是何态度?经数次联系,周其凤终于答应接受齐鲁晚报记者的非正式采访,于是有了这次共进晚餐的机会,让我们可以管窥一个真实的周其凤。

洪波工作室
深入, 更见精彩
电话: 96706056
邮箱: hongbogongzuoshi@163.com



周其凤就任吉大校长后,首先拿“教职工子女加分”开刀,为此,他曾受到几十名职工家属围堵。20日的酒席上,回忆及此,周其凤当即挥舞双臂,模拟当时被围堵的场景,他的率性表现将一桌客人都逗乐了。
本报深度记者
张洪波 摄

6月20日晚6点,北大勺园7号楼,周其凤准时走进来,与我们握手寒暄。

周其凤个子不高,他自嘲身形“猥琐”,脸上带着那副早已被网友熟知的笑容——此时,记者终于确定,这确是他与生俱来的笑容,因为他面对的是陌生人、朋友和后生晚辈。

这是一场属于私人交流的晚餐。在卸任北大校长后的三个月里,曾经被媒体一度关注甚至炒作的周其凤,几乎销声匿迹,他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,只是专心治学,思考以及“守诺”——去完成当校长期间因为忙碌或其他原因而不能兑现的承诺。

周其凤终于用他彻彻底底的低调,无声地回应了他在北大校长任上的“高调”。

“清者自清”,在饭桌上,被问及这句话时,他沉吟了一会儿,转而解释,“别人冤枉过我,但我这一辈子,又何尝没有冤枉、委屈、误解过别人?”

在与齐鲁晚报记者的交流中,周其凤很少谈及他的教育理念,他更多是在剖析自己,他说:“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,得需要两三年时间吧,又岂是这几个小时就能了解的?”

与周其凤面对面

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 肖龙风

谈非议>> “最不该骂的,是我给老娘下跪这事儿”

周其凤是湖南人,爱吃辣,坐下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问齐鲁晚报记者作为山东人,能不能吃辣。

“我想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,没有什么要说的。说实在的,媒体上骂我的,就针对那几件事。在我看来,那都不是事儿。”没等记者开口,周其凤自己先提了出来。

“我知道,一个是我批评美国教育。我不是说完全否认美国教育,但我现在仍然坚持认为美国教育不是最好的。虽然说美国的教育比中国要好,但我那次说的是他们不懂得尊重人嘛。其实很多人都知道,美国的教育不是十全十美的,卖假文凭的‘野鸡大学’最多的就是美国,校园最不安全的也是美国。什么东西都是一分为二的,不是说中国的教育就都坏,美国的就都好,都是有好有坏。”

“我卸任校长,有学生夸我终于解决了空调之类的问题,我很伤心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学生不该考虑的,他们不能为这些事情烦恼,为这些事影响情绪、影响学习,得不偿失,这样成不了气候。”

周其凤不会对学生发火,但有时他会同样反映硬件条件问题的领导干部发火。有老师跟他反映,有座教学楼的三楼因照

射不进阳光而不能用,周其凤当时就火了:“如果老师不能用,那就书记、院长去用,共产党员去用。这么好的环境,这么好的房子,就因为阳光照射不到你这儿,你就不能用!”从那以后,“他们再也不要跟我扯这事了。”

周其凤说这话时,有些忧伤的样子。其实他很矛盾,他在媒体上广为传播的另一件事是,有一次他去火车站接学生,曾一口气把学生的行李箱搬上四楼。他上任伊始就为学生被退学的事找有关部门,“我们能不开除学生?”

这大概也是周其凤内心深处的一种纠结,爱之深,责之切。他告诉本报记者,他不希望看到学生因为作弊或者犯了一

如果有什么值得你们学的,就是这一点。”

周其凤说这话非常直率,想到什么就说什么,并不做过多思量,也不引经据典故作高深,“其实我是一个很透明的人,讲话从来都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,我也是那样做事做人。不像有些人,你琢磨不透他。”

记者问他,以前他在舆论中“表现”得那么高调,而退休后决定不再接受采访,是因为相信“清者自清”这句话吗?

周其凤没有直接回答,他说:“人这一辈子,哪有不委屈的?没有吧。另外,我自己这一辈子,也冤枉、委屈、误解过别人。”

周其凤说,也不是,这是一种责任心,做教育的责任心。周其凤感慨,校长难当。吉大先是五个学校合并,后增加到六个,合校以后规模变大,到处需要钱:这里要图书馆,那个分校也要;这里要教室,那里也要……学校就得贷款、还钱。

周其凤在北大校长任上时,据说曾亲自指导和参与筹款,向校友募捐。卸任时,他留下五个梦想,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到2020年,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能达到100亿元的规模。

周其凤说,也不是,这是一种责任心,做教育的责任心。周其凤感慨,校长难当。吉大先是五个学校合并,后增加到六个,合校以后规模变大,到处需要钱:这里要图书馆,那个分校也要;这里要教室,那里也要……学校就得贷款、还钱。

周其凤在北大校长任上时,据说曾亲自指导和参与筹款,向校友募捐。卸任时,他留下五个梦想,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到2020年,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能达到100亿元的规模。

周其凤说,也不是,这是一种责任心,做教育的责任心。周其凤感慨,校长难当。吉大先是五个学校合并,后增加到六个,合校以后规模变大,到处需要钱:这里要图书馆,那个分校也要;这里要教室,那里也要……学校就得贷款、还钱。

周其凤在北大校长任上时,据说曾亲自指导和参与筹款,向校友募捐。卸任时,他留下五个梦想,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到2020年,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能达到100亿元的规模。

周其凤说,也不是,这是一种责任心,做教育的责任心。周其凤感慨,校长难当。吉大先是五个学校合并,后增加到六个,合校以后规模变大,到处需要钱:这里要图书馆,那个分校也要;这里要教室,那里也要……学校就得贷款、还钱。

谈治校>> “蔡元培活在现在,也未必干得轻松”

周其凤被误解已经不是一两次了。

2004年,周其凤走马上任吉林大学校长,上任不久他就开始改革,其中最重要的三项措施是取消45名博导资格,降低教职工家属子女加分、公布吉林大学债务困境。

一般官员上任会先笼络人心,而周其凤上任烧的这三把火却是把把“杀熟”。

“有一次,我在学校里走,几十个妈妈围堵我,前面十几个,后面十几个,抓住我的胳膊。”饭桌上,周其凤两条胳膊

上下摇晃,比划着当时的情景,“但我内心很坚定,我说:‘我是湖南浏阳人,那里出过谭嗣同、胡耀邦,你们别逼我!’”

他的动作比较夸张,一桌的客人被他逗乐了。

他说,当时在会上他曾问大家:“同样的分数,为什么教职工的子女就可以上吉大?不要让我吉大变成自己的吉大,而要做全国人民的吉大。”

记者问他,是不是因为自己小时候经历过特别贫困的环境,所以内心把公平或者平等看得非常重要?

周其凤说,也不是,这是一种责任心,做教育的责任心。周其凤感慨,校长难当。吉大先是五个学校合并,后增加到六个,合校以后规模变大,到处需要钱:这里要图书馆,那个分校也要;这里要教室,那里也要……学校就得贷款、还钱。

周其凤在北大校长任上时,据说曾亲自指导和参与筹款,向校友募捐。卸任时,他留下五个梦想,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到2020年,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能达到100亿元的规模。



晚餐后,周其凤与齐鲁晚报记者合影。

谈责任>> “学生夸我解决了空调问题,我很伤心”

周其凤说,也不是,这是一种责任心,做教育的责任心。周其凤感慨,校长难当。吉大先是五个学校合并,后增加到六个,合校以后规模变大,到处需要钱:这里要图书馆,那个分校也要;这里要教室,那里也要……学校就得贷款、还钱。

周其凤在北大校长任上时,据说曾亲自指导和参与筹款,向校友募捐。卸任时,他留下五个梦想,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到2020年,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能达到100亿元的规模。

周其凤说,也不是,这是一种责任心,做教育的责任心。周其凤感慨,校长难当。吉大先是五个学校合并,后增加到六个,合校以后规模变大,到处需要钱:这里要图书馆,那个分校也要;这里要教室,那里也要……学校就得贷款、还钱。

周其凤在北大校长任上时,据说曾亲自指导和参与筹款,向校友募捐。卸任时,他留下五个梦想,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到2020年,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能达到100亿元的规模。

周其凤说,也不是,这是一种责任心,做教育的责任心。周其凤感慨,校长难当。吉大先是五个学校合并,后增加到六个,合校以后规模变大,到处需要钱:这里要图书馆,那个分校也要;这里要教室,那里也要……学校就得贷款、还钱。

周其凤说,也不是,这是一种责任心,做教育的责任心。周其凤感慨,校长难当。吉大先是五个学校合并,后增加到六个,合校以后规模变大,到处需要钱:这里要图书馆,那个分校也要;这里要教室,那里也要……学校就得贷款、还钱。

周其凤在北大校长任上时,据说曾亲自指导和参与筹款,向校友募捐。卸任时,他留下五个梦想,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到2020年,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能达到100亿元的规模。

周其凤说,也不是,这是一种责任心,做教育的责任心。周其凤感慨,校长难当。吉大先是五个学校合并,后增加到六个,合校以后规模变大,到处需要钱:这里要图书馆,那个分校也要;这里要教室,那里也要……学校就得贷款、还钱。

周其凤在北大校长任上时,据说曾亲自指导和参与筹款,向校友募捐。卸任时,他留下五个梦想,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到2020年,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能达到100亿元的规模。

周其凤说,也不是,这是一种责任心,做教育的责任心。周其凤感慨,校长难当。吉大先是五个学校合并,后增加到六个,合校以后规模变大,到处需要钱:这里要图书馆,那个分校也要;这里要教室,那里也要……学校就得贷款、还钱。

周其凤在北大校长任上时,据说曾亲自指导和参与筹款,向校友募捐。卸任时,他留下五个梦想,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到2020年,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能达到100亿元的规模。

周其凤说,也不是,这是一种责任心,做教育的责任心。周其凤感慨,校长难当。吉大先是五个学校合并,后增加到六个,合校以后规模变大,到处需要钱:这里要图书馆,那个分校也要;这里要教室,那里也要……学校就得贷款、还钱。

周其凤在北大校长任上时,据说曾亲自指导和参与筹款,向校友募捐。卸任时,他留下五个梦想,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到2020年,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能达到100亿元的规模。

周其凤说,也不是,这是一种责任心,做教育的责任心。周其凤感慨,校长难当。吉大先是五个学校合并,后增加到六个,合校以后规模变大,到处需要钱:这里要图书馆,那个分校也要;这里要教室,那里也要……学校就得贷款、还钱。

(下转A13版)